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HE CLOUDS
Melt

浮云散

刘海生
◎著



- ◎故事在故事的后面
- ◎我曾经去过北京
- ◎温暖的早晨 ◎草原上的湖泊
- ◎再不相爱就晚了 ◎寂静的隆冬
- ◎远去的火车 ◎又见芦苇
- ◎黑夜降临的时候 ◎中午茶
- ◎汽车伴侣 ◎狗与蝴蝶
- ◎熟悉的脸 ◎一个人的习惯

中国文史出版社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the Clouds
Melt

浮云散

刘海生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浮云散/刘海生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10

(跨度新美文书系)

ISBN 978 - 7 - 5034 - 9358 - 4

I. ①浮…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0653 号

责任编辑：马合省 薛媛媛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盛彩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8.5 字数：218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跨度新美文书系

Kuadu Prose Series

目 录

第一辑

春节来敲门	3
最美丽的日子	5
回家短信及其酒	8
春天就要来了	11
等着月亮升起来	13
情人节里尽朝晖	15
雪花那个飘飘	18
回望春节的制高点：猪头节	21
春光明媚	23
那一匹马	26
山丁子树	29
再不相爱就晚了	34
想念母亲	36
我曾经去过北京	39

草原上的湖泊——连环湖	42
我教学生语文	46
温暖的早晨	48
兴安杜鹃	50
老冰棍	52
我见过的南方的城市	55
舌尖上的旅行	58
让蚊子飞	61
夏日的傍晚	63
我买了两个西瓜	66
晚风	69
烤玉米	72
我在遥望	75
牛鬼蛇神	78
周末愉快	80
正在等待	83
老杨又去打鱼了	85
汽车的故事	87
姥姥家	90
望着你的眼睛	94
这冬天的风，这家乡的雪	97
腰痛	100
俺们都是东北人	103
软的雪	106
在雪的飘落里走入梦乡	108
故事在故事的后面	111
春天的树	113

寂静的隆冬	116
想你时你在天边	119
冬至的后三天	121

第二辑

鲜花在路边开放	125
他们从草原来	127
生理知识	129
我说我的感觉	131
心里装满故乡情	133
冬天与我们擦肩而过	136
你是天边最美的云彩	138
远去的火车	140
怎么理解	142
温暖是自己到来的	144
雷雨	146
马迭尔	148
放假第一天	150
又见芦苇	152
海拉尔	154
市井百态	157
追忆似水年华	160
远远走来的绿皮车	162
倾听时间的脚步	164
有遗憾才活得不空虚	167

暴雪初记	170
中午茶	172
黑夜降临的时候	174
还没有准备好	176
一条在城市里呼吸的鱼	178
林海雪原	181

第三辑

零下三十一度	185
兴奋期	187
时间哪儿去了	189
谷子	192
极速汽车	195
正在读书	198
有一种期待	200
遥远的香椿树	202
且行且珍惜	204
拖拉机和拖拉机手	207
五月 五月	210
钢镚儿	213
生命浸润在阳光里	216
蓦然回首	218
灯火阑珊	220
呼啸的足球	222
啤酒也疯狂	224

晚风	227
俄罗斯面粉	229
下班哪里去	232
韭菜花	235
城市随想	238
秋天的阳光静悄悄	240
汽车伴侣	242
烦恼	244
气味	246
啃玉米	248
狗与蝴蝶	250
一望明月又仲秋	253
我也当过老师	255
月亮代表我的心	258
歪理邪说	260
作息时间	262
黄金时代	264
武装到牙齿	266
秋再秋风总不知	268
呼兰	270
熟悉的脸	273
浮云散	275
葛朗台	277
一个人的习惯	279
梦中的蝙蝠	281
遥望圣诞	283

第一辑

春节来敲门

还没有准备好，春节就临近了。

这样一个节日，带给所有人的几乎就是期盼和欢乐。这些日子里，遇见的所有的人都是笑容和高兴，仿佛春节和幸福连接在一起，敲打着我们的心扉。来了，来了，把门打开，阳光就涌进来，星斗就飘进来。日月在那一刻就在煮饺子的锅里旋转，像浩渺的宇宙在旋转，捞起来的岁月，汤水是流淌的生活，饺子是欢快的喜悦。破了皮的叫挣了，坨到盆里的是赚了，吃到肚子里的是原汤化原食了。人们就一个心思，往好日子里想，往好日子里奔，往好日子里说。

我就想起父母在的时候，日子就是甜。每次赶集，父亲会买一个肘子，下次赶集，再买几个猪蹄。春节前的集市上，买下一条鱼，买一把筷子，春节就到了。我在春节前的日子里，把猪肉猪肘子都炖熟，放在盆子里，飘出一屋子的香气。父亲小心地片几片肉，尝一尝，不舍得吃了，春节吃才是吃呀。母亲有病，那也要跟着蒸馒头，一锅一锅地蒸。馒头都是花的，放了枣，切出动物来。一盆一盆的馒头放进凉屋子里，留着春节吃。我们老家的传统，就是正月里不做饭，闲着，玩，串门，这样的日子转眼就过去了。

那时候春节吃上咸带鱼就很好了。日子过得快，春节有卖活鱼的，我们科室里就攒点钱，大家在三十那天，把活鱼买回去，下午

就炖在锅里。活鱼在锅里蹦，在心里蹦，在节日里蹦，蹦得我们坐卧不安，快乐原来就是这样的啊！

幸福每年的春节都来敲门，日子就觉得淡了。想当年，春节一起喝酒的朋友远了，城市的灯火也孤独了。亲属也都长大了，都有了自己的天地，欢聚的机会没有了。所谓的欢乐和幸福，就是家庭很多人都在一起，把小屋挤得满满的，转不过身，一张圆桌，只有老人坐得端正，我们都侧着身夹菜，嚼一口菜就说真好吃，接着就是第二口；会喝酒不会喝酒的都喝一口，孩子们辣得直吐舌头。天啊，谁把鱼泡给吃了！姐姐说，我盛鱼的时候就吃了，这么大的鱼泡，我嚼得牙痛。炖的小鸡里面最好吃的就是鸡胗，切碎了，谁都能吃点。可是现在鸡胗、鸡杂成斤地卖，看着就倒了胃口。小时候过年，爸妈和我，三口人，包了饺子过年了；现在还是三口，老婆孩子和我，看着电视就过年了。我喜欢哥哥姐姐全都来的日子。老人不在了，人也就散了。

人多幸福，没有东西吃也幸福。过年的时候，把所有的好东西集中在一块吃，吃得就香。我还是愿意回想过去的日子，怎么吃也不胖；现在也没怎么吃，就呼呼地长肉。天地就真的变了。

幸福和吃和相聚是连在一起的。幸福来敲门，敲开的是一个新的日子；春节来敲门，过完正月十五，2012年就开始了！

2012年1月19日

最美丽的日子

我不知道把春节说成最美丽的日子是否合适，但是我知道，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只有春节才能把全国的人民鼓舞起来，汇聚成一条幸福的潮流，奔腾在天空和大地之间，在这种气象里，每一丝空气都是喜悦的。如果一年都是故事，春节就是故事的高峰；如果一年都在压抑着感情，春节就是火山的喷发；如果一年都在等待，春节就是相逢的日子；如果有爱，都留在春节这一天。所以我说春节是美丽的，不仅是那个平静的日历，而是世世代代烙印在我们心里的那份追求，那份希望，那份寻找，那份依靠。春节的美丽，都在过节人的心里。

我想起我父亲贴春联的情景。父亲生在天津卫，从小学徒，做戏剧道具。刀枪剑戟斧钺勾叉。我父亲常常给我讲述，那时候一个月挣几个大子（就是钱），一个大子就能买一袋面，家里的日子很殷实。我满脑子都是万恶的旧社会，我不知道我父亲的殷实是什么，一个学徒能富足到什么程度。但是我父亲结婚的时候就穿了绸子的大褂，用轿子把我母亲从纺纱厂里接回去，一路红绸飞舞，歌舞升平。父亲的姥爷好吃，就在下屋里吊一只羊，想吃的时候就叫父亲到下屋去割一块羊肉，包饺子。后来父亲的好吃是姥爷的遗传，我喜欢吃就是父亲的遗传。我曾经想孝顺父亲，也弄了一只羊，挂在

仓房里，等着父亲一声喊，去，割一块羊肉去！但是东北的天气十分的寒冷，羊早就冻成了一坨。父亲就用锯把羊锯成小块，想吃的时候就喊，去，化一块羊肉去！这些都是春节前后发生的，我写在这里。其实我还是要说我父亲学徒学会了什么，我也由此验证父亲确实学过徒。因为做道具需要给道具糊纸，是那种画好了图案的纸，我父亲就学会了做糨糊。糨糊我想得很简单，就是用水把面粉搅在一起，烧开了就是糨糊了。这里面有很多的学问。我和我母亲做糨糊糊窗户的时候，就是把面放在锅里的冷水里，水慢慢地烧开，糨糊就做成了。这样做的糨糊不是稀就是干，很多时候锅底还煳成黑色。我父亲做糨糊很简单，把面放在盆里，烧一壶开水，用开水一冲糨糊就成了。我看了很简单，其实里面有技巧。一是面粉要在盆里和好，和面粉的水一定是温水，凉水不行；二是壶里的水一定要滚开。这样冲出的糨糊又黏，又细腻。我看着我父亲把开水冲进盆里，白色的面粉立即就成了熟黄色的，父亲快速搅拌，水快到盆边的时候，面粉就完全熟化好了，我觉得十分的神奇。这时候父亲就会得意地再来一手，把一些冷水搅进去，糨糊就达到了新的境界。我父亲每年做一次，就是过春节贴春联的时候。父亲一手端着盛糨糊的盆，一手拿着刷子，开始贴春联。开始是我跟在后面，拿着春联，后来是我的侄子外甥跟在后面拿春联，再后来是我的女儿跟在后面拿着春联。等我下班回家，家里已经是一片红红火火了。大门外的院子是春联吊钱，进屋的门口是春联吊钱，屋里面也都是春联吊钱。我父亲做的糨糊好，外面贴的对联吊钱不等糨糊冻住，就贴完了，即使开春，冰化了，春联也不会张开。一个一个都贴完，糨糊正好没有。空盆子扔给我家养的黑狗，黑狗也舔不到面粉了。

我母亲就忙着蒸馒头。不管家里人多人少，母亲都这样做。我的哥哥姐姐参加工作了，我和父母三个人过春节，母亲也是蒸馒头。哥哥姐姐结婚之后有了孩子，春节回来，就吃我母亲蒸的馒头。三

十的晚上煮饺子，我母亲是有规矩的，不到半夜十二点，不许烧火煮饺子，谁急也不行。那时候烧的是柴草，我把柴火抱好了放在外屋，锅里的水也放好了。全家人就坐在炕上，看放在柜子上的亨得利马蹄表。指针指到十二点，烧火。那是怎样的一个美丽的夜晚啊！灶膛里火焰呼呼地响，锅盖的热气呼呼地冒。父亲着急，水还没有翻花就要煮饺子。母亲说不行，我父亲就端着摆满饺子的盖帘站着等。盛饺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父亲急着捞饺子，母亲就让多煮一会儿。外屋点的十五瓦的灯泡，热气把昏黄色的灯埋没了，我们谁也看不到谁，挨在一起才看清楚。我就想，那时候我们都很能吃。一盆一盆的饺子，摆放在桌子上，最后也剩不了几个。饺子端上来了，我就去放鞭炮。我在点燃一挂鞭炮之后，为了预测新年的生，我还会点燃两只二踢脚。我把二踢脚拿在手上，点燃之后，一个爆响在地上，还有一个爆响就钻到天空里去了。我仰起脸，望着神秘而黑暗的夜空，等待着那遥远的一个响声。突然一束火花，就是一个爆响紧跟着。我的心也豁地一爆，以为未来的日子会很美好。有时候二踢脚的第二声在空中就消失了，我等了很久，也没有响声。我对未来就有几分踌躇。哦，那么多可以回忆的春节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我好像刚刚从父母身边离开，还依稀看到父母的背影，似乎正在为春节忙碌着。

在这个美丽的日子里，我感到人群正聚集在一起，碰撞出新的火花。

2012年1月20日

回家短信及其酒

我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过春节的时候时兴拜年，大家组合到一起，先走有老人的家庭，再走官员，然后是同事。到了谁家就坐一坐，说一些客套话。谁家的屋里都准备了葵花子，咔嚓咔嚓地嗑一阵，嘴上新衣服上都是瓜子的皮子。走的时候嘴里放一块糖，含着就走了。大街胡同到处是拜年的人群。你方唱罢我登场。熙熙攘攘，春节就非常的热闹。后来电视兴起来，拜年的到了谁家，都要影响人家看电视，拜年的队伍就散了。

九十年代又时兴了一段扭秧歌拜年。场里的职工们在广场上扭，在家门口扭；村子里也都组织了秧歌队，穿的破衣烂衫，脸上抹得黑黑红红。一个鼓足了嘴吹唢呐的，就是秧歌队了。坐在四轮子车上，专找有钱的、当官的家去扭，扭完了要钱。扭了几年，大家就感到累了，没有意思了，全都是那一套就厌倦了。最后都散了。

我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用短信开始拜年了。刚开始信号不好，蜂拥而来的短信不能都挤进手机里，很多人就提前发短信拜年。现在好了，多少短信都可以鱼贯而入，跳跃在你的面前。短信的发展也快，开始都是那种千篇一律的做好的词语，一套一套的，看的人看了也就看了，如果下面不写上名字，都是一样的祝福句式。现在有的人学会了联络感情，对好朋友都是自己编几句短信语，看了的